

## 髮鬚爪序

我是一個嗜好頗多的人。假如有這力量，不但是書籍，就是古董也很想買，無論金，石，磁，瓦，我都是很歡喜的。現在，除了從舊貨攤收來的一塊鳳皇磚，一面石十三郎鏡和一個「龜鶴齊壽」錢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只好翻弄幾本新舊書籍，聊以消遣，而這書籍又是如此的雜亂的。我也喜看小說，有時候又不喜歡看了，想找一本講昆虫或是講野蠻人的書來看，簡直是一點兒統系都沒有。但是有一樣東西，總我是喜歡，沒有厭棄過，而且似乎足以統一我的凌亂的趣味的，那便是神話。我最初所譯的小說是哈葛德與安度蘭合著的紅星逸史 (The World's Desire by H. R. Haggard & Andrew Lang)，一半是受了林譯「哈氏叢書」的影響，一半是蘭氏著作的影響。我在東京的書店買到了「銀叢書」 (The Silver Library) 中的習俗與神話 (Custom and Myth) 神話儀式與宗教 (Myth, Ritual and Religion)

等書，略知道人類學派的神話解釋，對於神話感得很深的趣味，二三十年來沒有改變。我不能說什麼是我的職業，雖然現在是在教書，但我可以說我的趣味是在于希臘神話，因為希臘的是世界的最美的神話。我有時想讀一篇牧歌，有時想知道蜘蛛的結婚，實在就只是在圈子裏亂走，我似乎也還未走出這個圈子。

我看神話或神話學全是為娛樂，並不是什麼專門的研究。但有時也未嘗沒有野心，想一二年內自己譯一部希臘神話，同時又希望有人能夠編譯或著述一部講文化或只是宗教道德起源發達的略史。我平常翻開芬蘭威爾斯 (E. Wessermarck) 教授那部講道德觀念變遷的大著，總對他肅然起敬，心想這于人類思想的解放上如何有功，真可以稱是一部「善書」。在相信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中國，實在切需這類著作，即使是一小冊也好，能夠有人來做，表示道德是並非不變的，打破一點天經地義的迷夢，有益于人心世道，實非淺鮮。我以前把這件事託付在研究社會學的朋友身上，在廿十年杳無

希望，因為那些社會學者似乎都是弄社會政策的，只注意現代，于歷史的研究大抵不著重的。這件事好像是切望中國趕快成爲一個像樣的民主國。急切不能成功，本來也是難怪的，雖然也難免略略地失望。但是這兩年來，紹原和我玩弄一點筆墨遊戲，起手發表禮部文牘，當初只是說「閒話」，後來却弄假成真，紹原的禮部文牘件逐漸成爲禮教之研究，與我所期望于社會學家的東西簡直是殊途而同歸，這實在是很可喜的，我現在所要計畫的是，在紹原發刊他的第幾卷的論文集時我應當動手翻譯我的希臘神話。

紹原是專攻宗教學的。我當紹原在北京大學時就認識他。有一天下課的時候，紹原走來問我日本的什麼是什麼東西，又領我到圖書館閱覽室，找出一本叫做「亞細亞的英文月報翻給我看，原來是什麼人譯的幾首「Dojoits」，日本人用漢字寫作「都都逸」，是近代的一種俗歌，我自己是喜歡都都逸的，却未必一定勸別人也去硬讀，但是紹原那種探查都都逸的好奇與好事我

覺得是很可貴的，可以說這就是所以成就那種研究的原因，否則別人剃胡鬚，咬指甲，干他什麼事，值得這樣注意呢。紹原學了宗教學，並不信那一種宗教，雖然有些人頗以爲奇，（他們以爲宗教學者即教徒），其實正是當然的，而且因此也使他更適宜于做研究禮教的工

作，得到公平的結論。紹原的文章又是大家知道的，不知怎地能夠把謹嚴與遊戲混和得那樣好。另有一種獨特的風致，拏來討論學術上的問題，不覺得一點兒沉悶。因爲這些緣故，我相信紹原的研究論文的發刊一定是很成功的。有人對於古史表示懷疑，給予中國學術界以好些激刺，紹原的書當有更大的影響；因爲我覺得紹原的研究于闡明好些中國禮教之迷信的起源，有益于學術以外，還能給予青年一種重大的暗示，養成明白的頭腦，以反抗現代的復古的反動，有更爲實際的功用。我以前曾勸告青年可以拏一本文法或幾何與愛人共讀，作爲暑假的消遣，現在同樣的毫不躊躇地加添這一小本關於鬚爪的迷信——禮教之研究的第一卷，作爲青年必讀書

之一，依照了我個人的嗜好。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一日，于北京苦雨齋，周作人。

## 山中雜記

祖正

九

木末芙蓉花

山中發紅萼

澗戶寂無人

絲絲開且落

口吟着這首悠古的詩句，發見我的心又已沉靜而蘊潤。我是坐在東廂房長窗格下看着窗外院子裏木棚上的一顆玫瑰花。那個掩蓋半院的木棚上翠綠的葉子間有一朵朵灼紅的花。第一次走來發見這個花棚時候，心裏懷着一個絕大的驚異。有那麼幽麗的處所！玫瑰花是我向來心好的花名。山中靜院裏如今獨對着的是那麼繁富的

玫瑰花叢。花下平鋪的庭石上真是錦繡滿堆樣的落紅繽紛了。小鳥在花枝間啄啄，把翠綠灼紅的葉瓣上晶瑩的珠滴毫不珍惜似的碎落下來。纖細的腳掌踐伏了軟嫩的花枝給了一個不意的反動後，它們就半帶輕狂，更是重的一踐，蓬——的一飛。晶珠萬滴，晶珠萬滴！我知消它們真是膽細的小鳥兒。如今飛過了砌着梅花瓦的白粉牆，躲進花瓦裏看得見後園密密的竹林裏去了。於是回來的是周圍的靜寂。只有那顆繁富的玫瑰花一朵朵向人含嬌，向人招展，向人點首，向人微笑——在靜寂的不言中。

『澗戶寂無人

絲絲開且落』

我又那麼微吟着，在我的心頭。又在玻璃長窗格的東廂內走走。室內陳式之古樸而精雅，在滿堂的字畫中，在整整的桌椅上表出。黯黯的天花板下掛着一堂四個玻璃的彩燈。燈的四角都有長長的流蘇。想到每逢大戶人家入山來做道場佛事，有的全家男女老幼都來山中住宿

的時候，這間精舍是如何適合他們從俗世的情誼中提醒出對於往生者永久的哀思與追憶。想到那種時候也許有隨着家裏的尊長入山來伴伴熱鬧的男女青年們在這種流蘇古氣的燈燭下偶然發見了零有一番莊嚴肅敬氣的尊長們的臉面時候，在他們她們軟玉溫香的心弦上不知要加添多少人生的緊張味與深刻味。

與東廂成對稱式隔着一個中殿的有個西廂。裝璜陳式與東廂相仿，也是極幽致的一間客廳。長窗格外面的院子比之東廂却狹小一半。那個白粉牆下的花壇裏面不是玫瑰花乃是已經開過了的杜鵑花樹。花壇前面是一個小小的金魚池。池北小石路通去的是個月字門，門內就是後院的西房——我住的房間前面的小方天井了。站在小方天井裏與坐在西廂方整的紅木椅上越過了白粉牆可以看得到的綠竹與長松，這是接連東廂粉牆外以及圍繞後院的背面與我住房背面的那個後園了。東西兩廂間的中屋乃是方丈內最莊嚴的所在。正中設有一個高高的法座。座旁倒豎一根朱漆老樹根的法杖。法座後面屏門

的上部以及兩邊牆壁的上部都掛着長方形黑字朱漆的木牌。上面都寫着兩個面的大字。什麼叫『升座』，『講經』，『傳戒』之類，也不知幾時應用，怎麼用法；總之是莊嚴的佛教規範。中殿前面是個較大的庭院。從這個庭院走過，向右再向左穿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就可通到興福寺的本殿。從外面山門進來須先過一個中殿然後走到有『大雄寶殿』的本殿，再從本殿穿過長長的走廊進來的就是方丈了。

我方丈從我的住房經過了後院中間的『影堂』從側門裏走進東廂去的。是深靜的下午。如今我又從東廂另一側門踱出來穿過有法座的中殿走到那個較大的庭院裏來。中庭兩邊也有梅花瓦砌着的粉牆。粉牆後面靠東一邊是庫房以及方丈監院等的住房，一邊又是精雅的客人房間預備進香入山來的人住的。當初我也看定那西邊的客房。後來監院西境師說有了人恐怕嫌鬧，所以零在後院西房借作我的住房。有時日暮時分一個人在後院幽靜不過的住房內挨倦了走出來，經過了後院的『影堂』，

穿過有法座的中間走到這個較大的庭院裏來立立。庭院裏也只有 廓的幽靜。在日暮時分空廓的幽靜裏，我站在中庭默聽前面大雄寶殿裏的誦經聲鐘磬聲由那個長長的走廊裏傳響過來。那個有數百人一起的大殿裏沈沈靜靜含練的心喉裏傾吐出來的悠宛嘹亮的誦經聲往往使我駐足傾聽到幾乎失神。我每每想念到那數百和尚雖有根氣道心的厚薄深淺之別，但在崇高的殿宇內莊嚴的法相前他們從諳熟憶爛的經句中交流出來的那個融和一致的經聲不知有多少的恬靜，多少的默悟，多少的誦慰給於地上的男女。聽了他們肉的喉聲，生起了種種靈的景慕。這是我一向以來常在這個中庭內生起的景慕。今天時候尚早。雨後的中庭更極悠靜。石台上不見常常一個人坐着靜思默念的那個監院。遊人香客今天看來也是極少。我今天也是極少有的這種沉靜低徊的蘊潤心懷。

『綠陰簾半揭

此景清幽寂

行度竹林風

語 絲

第一百〇五期

單衫杏子紅』

像這麼半首詞句裏的江南初夏情景我此刻正在消受着呀！江南的春景可已被我在臥病的深山中暗度過的了。

中庭的梅花瓦白的粉牆邊花壇內有枝葉並茂的芍藥花。正真的芍藥花還只是含苞未放。我走去彎下身子細看那些花蕾。有種伸展的勢力，可是時候未到以前是務必想蘊蓄深藏緊緊卷抱着的那個花蕾的嫩白玉掌上，可以看得刻鏤着的紅細絲紋。想道這或許是千葉的所謂簇紅絲或是聚香絲種罷。

仰望天空，晴陰莫定。濃密的濕雲裏也間有一線陽光。或者再不會馬上又下朝晨那種滂沛的雨水了。一個人低徊着，想想近來的孤獨不 定單給些苦楚來。能在孤獨的抵耐裏找到僅有的寬閒的我了。

正在一個人的中庭散步自得之際，忽然從中殿內走出一個人來。衣貌風采是個中年紳士。我只好重回到觀看還未開汎的芍藥花上。偶爾抬頭，看那個紳士似有和我招呼之意。在花前略略攀談，就知道紳士姓沈名

心槎(?)本縣人。他自說早年到過日本。他說客廳裏尚有同來的朋友，要我進去會會。我有點強強，說不如請他到我後院房間裏去坐坐。他固強，我只好走進西客廳去。見座中有一老者年五十許，清癯的面容。口音同是常熟。兩個青年，三十許人。老者姓蕭，少者二人都姓程。忽然少者的一人臉露驚訝的問我道：

「曾與先生認識，不知是否——」

「呀，你是程雪門兄？」

我大喜忙去同他握手，真是奇遇，真是奇遇！爽快極的談了一陣。那位沈先生也莫明所以的只是傍坐納罕。雪門兄形容還是從前，面貌稍枯瘦而蒼白。與他談話中時露不大和靄的板澀，或竟是板硬。本來他走的道路是險硬的商業場中。這位程雪門兄還是十五年前上海商校的舊同學。是那時一別以來的老同學。記得十五六年前同在二年級的時候，我會用墨西哥銀二元買他一只兩面銀殼用鑰匙開旋的老式時表。記得我買後用了幾時覺得不大合式，於是我自己板臉了臉子強要他贖回了去的，我

此刻一頭和他談話，心裏真感到羞愧。我那裏能夠怪他此刻的板板呢！相約明天不下雨，擬在上午進城在逍遙游會他，再一次舊談。因為說不久他又須往南洋去。

將要晚飯時又是一陣傾盆的大雨。其勢雄豪極了。晚飯後停了點。我冒了殘滴撐了傘從方丈走出，穿過長廊繞過本殿走出山門去看繞流山門而過的那條澗水。山門口的那條山溪已豐滿的了，濁水滔滔的在那裏無聲流去。踱過平版石橋從右手轉入山坡密林的石道上去。道旁高樹交叉，都像浸潤在綠水裏樣的滋翠。我慢步上走，想到那懸崖的大石橋畔一視那個洪流。正在走着想着的時候從遠處已聽到那潺潺之聲。再前進去，聲勢雄大了。在轉折的坂道上得見對面翠綠的山崖上懸着那條巨大的瀑布。不久我就非常高興地得見了那條巨岩石橋下的洪流！

我手撐着傘，一個人獨立在那條懸橋上面，心裏被那個洪流驚懾住了。心裏起了惶恐。阿呀，我的靈魂何以那麼細弱！

我到底走過了石橋站在遠一點地方，使我的心頭輕鬆一下那個水聲的威壓。雨後的峯巒黛翠媚人。想定了心神，又回到石橋上去。掙勁的站立了一回。橋下前後兩邊奔騰飛湍狂瀉而去的水勢，這次似乎被我看了一下。

## 小品

江紹原

### (二十四)「寄名」(有序)

支那民族的名禮名觀，我頗想研究一下，做成一篇，豈明先生所謂「方板的論文」。但這事談何容易：散見經籍中的資料，有待搜尋；從未著錄的民俗，尤需探訪；而此二事，都需要一段長時間的努力。於是我決計這樣着手了：先把特地找來的或偶然見聞到的事實，隨時寫在小品裏發表；正式的方板的論文，待將來再經營。這樣做，於我有種種好處；其中有向讀者們聲明的必要的，只在下面的一種，曰：可以多得到些同志的合作。我所收的零碎，如其不斷的印出來，必可以觸動大家的記憶，

語絲

第一百〇五期

引起大家的搜輯採訪，可以催大家提筆，更可以使大家因觀摩而記憶愈靈，採訪搜輯愈勤，提筆記錄愈加高興。讀者們之中，哪一位不具有百分之百的合作精神？行見他們都來利用洋鬼子代管理的極其得法的郵務機關，把各人所得，紛紛寄來，讓我們付印，以至於小品成爲大家的小品，禮部亦成爲全中國的禮部也，豈不懿歟！是爲序。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於北京地安門內後局大院五號欠租齋。

涇縣胡樸庵編輯的中華全國風俗志，其下篇卷三頁

七三至七四云：

#### ▲吳縣之奇俗

吳縣有小兒寄名神佛之俗，此風全境皆然。蓋富貴家之小孩，嬌生慣養，大半身體柔弱，時膺疾病，其親乃至廟燒香，用紅布製一袋，置小兒年庚於其中，俗名「過寄袋」，懸佛榻上。自是以後，每舊歷年終。寺僧備飯菜。送小兒家中，名曰「年夜

九七

飯」，其親必給僧以錢；凡送三年始畢。當過寄時，僧爲小兒取名，譬如神佛姓金，即取名「金生」「金壽」等類。其親并攜小兒來廟拈香，呼神爲「寄爺」。及至成年完婚後，乃將紅布袋取回，名曰「拔袋」。

按：小兒認生人爲「寄爺」者，也往往以其人之姓嵌入所命之新名；其連送三年「年夜飯」與「壓歲錢」也，亦同。然我們尙不敢斷言此即「寄名神佛」之俗之所本，除非我們已知寄名給活人之俗，確較零一俗爲早。（參看下面的一條。）

### （二十五）「借名」

豈但大「神佛」的姓或名號的前一字，當被人求去與小兒爲名，甚至於一小神如廣東曲江的石公，其名亦有人「借」用。看胡書下篇卷七，頁三八至三九

曲江之北，有大山二，一獅子山，一即象山，兩山相接處，有石門，鄉人稱爲雙石門，爲曲江通海之道。一般鄉愚，呼之爲石公。有時小兒啼哭不安，

即選擇黃道日，備香糕果品素齋紙錢錫箔等等，至雙石門借名。其名必嵌有「石」字；先用硃紙請道士書「雙石成」或「石天保」等名字，至雙石門拈香祈禱後，將硃紙所書之名，貼於石門上，沿途喚所取名字，還家。俗傳如此能使小兒強壯，易於長大。此種舉動，俗稱「借名」。俟小兒成年嫁娶後，仍備香燭糕果等物，至雙石門設祭，稱爲「還名」。職是之故，雙石門前，幾于每日咸有借名還名者。

按：尅實說來，本沒有姓金的佛（看上條）——例如：金光明佛則誠有之，但是萬不能說此佛姓金；至於本條的石公，尤其不能說是石神之名。石公者，無名之神也；人以其與石有或種關聯，故漫以石公呼之耳。這猶之乎被我們呼爲「賣落花生的」那個人，自有他的真名姓，雖則我們不知；而且我們也萬不能因爲不知就說他姓賣名落花生，或姓賣落名花生。以上所說，固然是極淺顯的道理，但是也僅僅是「道理」而已；事實上，金光明佛和石公都被認爲百分之百的神名。因此金光明



佛一名號之內的「金」字，和石公一假定名之內的「石」字，皆被取爲小兒之名。

蘇州人的寄名和曲江人的借名，其手續儘管很相似，但是這兩個名詞真正的涵義却大有分別。只把小兒的名寫在紙上，然後懸在廟裏或貼於石門上，爲「寄名」。爲小兒命新名而將神的名號嵌入一二字，爲「借名」。寄名如喻爲存款。則借名是借債。其初本是兩件事。後來不知怎的合爲一事耳。二者既合爲一，於是父母不必只將小兒已有的名在神前註冊，而可以進一步借神之名名之。神的資本似乎並不是無限的。故他既然好意思借了點給人，人就應及早還他，免得他上們用強硬的手段討債。

雙石成石天保等名，令我聯想到關於孔子的「名」字之傳說（參看小品第十六）。禱於尼邱而生的子名之曰丘並以仲尼爲字，和爲已生之兒禱於雙石門後而命以石天保或雙石成之新名；此二者，誰能說不是類似的舉動呢？

## （二十六）「偷名」

胡志，同條續云：

至偷名之舉：則先探知某家人丁與旺，請人向某家偷一飯碗及筷；偷時，如爲其家所覺，則云「不到」，復更人去偷。偷名者返時。兒母抱小兒於門前迎接，稱爲「接名」；偷名者呼名，兒母即代兒應之。以爲偷取名後，自此可無災病矣。

偷名之俗，不限於曲江。如我們暫時釋「偷名」爲偷取人丁與旺之家的小兒名，則其動因實與「認乾爺」不同。認乾爺的目的之一，在求得他的姓爲名或他錫小兒的新名，因而小兒從這個大人身上得到新生命。偷名却是奪取旁家小兒的生命給自己的小兒。其爲不道德的行爲，豈非顯而易見。

被偷名的小兒，一定受損失，他的大人知道了之後，也一定有相當的抵制法。妻云，杭州俗傳，如失竊碗筷的人家知是偷名者所爲，則不驗；反之，如其家實不知，大聲叫罵，則偷者可以放心。這個傳說的根據，極容易看出：蓋偷名而被對方覷破，其人必有尋找，恢

復，或他式反禍爲福的行爲；倘若那個人家幸而並不疑心到偷名上，則賊物的安全，可不發生問題矣。

(二十七)「撞名」

在風俗志下編卷八第三十四頁上面，有這麼一條：

▲貴州盤縣小兒之撞名

盤縣初生小孩，除寄拜乾父母外，有一種「撞名」之風俗。倘有時小兒有疾，以筮占卜，許以撞名。於是擇黃道吉日，在大路之畔，陳列果品，焚香燒錢，而後靜伺行人。第一經過其畔之人，便以爲小孩之乾父母，享以果品，以求認繼。而其人無論如何，不能推却，祇得承認爲乾父母；并以小孩易以姓己之姓，並零更一名；又須以錢物給與小孩，以當贖見。如彼此相隣近，以後便各（？）親戚之往來。若相距太遠，或窮富相懸太差，成禮以後，便即完結也。

被撞着的人所以不得拒絕做乾父母，決非礙於情

面，因兩方許完全是陌生的人。既然如此，那麼，他的不拒絕必不外乎以下兩個原因了：或者是樂於賣個「惠而不費」的人情，雖則即使堅決拒絕也於他無損毫髮；或者是非承認不可，否則對方暗地裏要下毒手。毒手不一定是殺害他之謂；用法術把他或他的親人的名喚來給小兒爲名，也於他不利。第二個或論，是很有可能性的，雖則我們的記載中，沒有直接的證據。著卜在撞名的預備工作中，必有極關重要的機能；我們的記載不明爲可惜耳。

附註

胡志『以鈔自方志者爲上篇，（合肥闕君，江寧鄭君，及胡姪鈔自近人筆記遊記日報雜誌者爲下篇。下篇所載，全未註明出處，是此書一大缺點。

西班牙的短民歌二十二首

劉復

—依 Achille Fonquier 的法文譯本譯—

你想想把甜蜜的話語

欺侮我；  
可是孕我的母親  
給與我的狡猾比美麗還更多。

你看見了一隻死鳥就要哭；——  
這真叫我驚愕了；  
你把「死」送給了我的靈魂，  
你可還在笑呢。

親愛的，你把昨天晚上  
我向你接的吻還了我罷，  
人家還可以在你的右頰上，  
看得出它的痕迹。

我在瘋人院裏  
買到了些理智，  
因為哲人家裏的

貨物早已賣空了。

哲人所羅門說：  
要是一個男人欺負了一個女人而  
不再欺負第二個，  
上帝不肯寬恕他的罪。

我有唱歌的意興  
現在就唱罷，  
誰能知道到了明天  
我不會要哭呢？

海的眼睛是綠的，  
天的眼睛是藍的，  
懺悔院的眼睛是灰色的，  
地獄的眼睛是黑的。

爲的是說了一聲『是』，  
那女孩子就進了禮拜堂了；  
爲的是說了一聲『是』，  
她進門時是自由的，出門時就做了囚徒了。

因爲你向我接了一個吻，  
你的母親就動了怒了；  
現在接還你一個罷，  
你叫她不要再鬧了。

我有一個好乖乖，  
兩個好乖乖，三個好乖乖。  
若然死了一個麼，  
還有兩個存着呢。

你，這樣年輕的，爲什麼穿着孝？  
說罷，你死了的是誰？

若然是個愛人麼，  
那就不用哭，瞧，不有我在這裏麼？

捕廳大老爺，  
請你不要捉賊了；  
你有一個好女兒，  
正在偷竊人家的心。

(注) Alcaide 是西班牙市政廳裏所附屬的小官吏，也能捕捉盜賊，也能坐堂判案，與前清的捕廳有些相像。

青葡萄枝放在灶門裏燒，  
也就像有了愛情一樣罷：  
一面燃燒着，  
一面哭着。

小瑪利，給我一個吻，

我要去懺悔了。  
若然神父要罵我，  
我就拿回來還了你。

要是我看見了個美貌的女人，  
我馬上就向她說：  
愛你的將來罷，  
像愛你自己一樣。  
假使是個醜婦，  
我就說：我所要的就是你，  
再不要別人了。

要是——一個個的接的吻  
可以像草一般的種，  
草原上就該有  
種種色色不同的臉嘴了。  
上帝啊！這該是多麼好笑，

語 絲

第一百〇五期

要是這種種色色不同的臉嘴  
聚集在一塊兒做彌撒！

小姑娘是金子的，  
小寡婦是銀子的，  
有夫之婦是銅的，  
老太婆是馬口鐵的，  
我有點兒金，有點兒銀，  
有幾條船在海面上，  
有一個漂亮的老婆：  
我還能再要什麼呢？

明星長壽！  
日長壽！月長壽！  
少女長壽！  
愛情與幸運，一切長壽！

一〇三

「男人是魔鬼，」  
這是女人說的話：  
可是爲什麼女人們  
又要魔鬼去取她們呢？

有漂亮的老婆的，  
有在大道旁邊種着葡萄的，  
若要收獲得好的果，  
可真要小心防守啊。

黎明來的時候，  
是哭着來的：  
那可憐的女孩子，  
她過了多麼可憐的一夜啊！

## 紀事一閱

(壁)

1. 桃笙紙帳清無汗，  
沉沉書閣眠方戀。  
怎得不驚歎？

柔荑輕挽推。  
欲言羞又住，  
目供檀郎語。

心逐笑顏開，  
軟香滿抱懷。

2. 輕疑秋葉柔如水，  
泥人小病行將起。

嬌弱比花枝，  
那禁風更吹。

「形神宜自惜，  
著意勤將息。

早晚換衣裳，  
秋來勿着涼。」

作於一九二六年之深秋。

## 寒簾

(郡)

寒簾直欲驚獸我，

那人獨向匡牀臥。

想是着衣單，

夜來霜氣寒。

「試看天已暮，

我要忙回去。」

雙手拉儂衣

「今宵不放歸。」

丙寅初冬

## 無題之六

廢名

小林真要感謝他是病後，史家奶奶留他多住幾天再回去，而且他在這裏做起先生來了。

婆婆說：

「你就教琴子讀書。」

語絲

第一百〇五期

琴子好久沒有讀書，因為莊上的私塾她不肯去。小林教她，自然是綽然有餘的。

琴子先在客房裏，小林走進去。

「奶奶叫我教你讀書。」

琴子不理會似的，心裏是非常之喜。

小林笑：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哈哈。」婆婆從外笑。

「你們笑我，我不讀！」

這把小林嚇了一跳，——他此時已經坐下了奇子

面前一個方桌，完全是先生模樣。

「不是笑你。」輕輕地望着琴子說。

琴子倒真笑起這麼可憐的先生了。

「我要學寫字。」

「我寫一張，你映我的寫。」

「好。」

什麼映本呢？「上古大人」，不稀罕；「百家姓」，

姓趙的偏偏放在第一，也不高興。想起了「一個好的，連忙對琴子道：

「磨墨磨墨！」

琴子磨了墨，他又道：

「眼睛閉住！」

「不，——你塗墨我臉上？」

「你真糊塗！塗墨你臉上那怎麼好看呢？我替你寫一個好映本，要寫起了纔讓你看。」

「我不看，你寫。」

小林寫的是：

一去二三里，

煙村四五家，

樓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琴子看——

「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都有。」說一個手點一個。

小林又瞥見壁上的一橫幅小畫，仿照那款式在紙的末端添這幾個小字：「程小林寫意」。

「這是做什麼呢？」

「我的名字」。

「我的映本怎麼寫你的名字呢？要寫『學生史琴子用心端正習字。』」

他還要在空縫裏寫，指着叫琴子認。

「憂字。」琴子說。

「這怎麼是憂字？」

「不是憂字是什麼？你叫奶來認——」

琴子話沒有說完，不覺臉紅了，——小林瞪着眼睛看她。

是愛字，然而也難怪琴子錯認了，草寫的，本像憂字，她又立在小林的對面。

一個字成了一點墨，小林一筆塗了。

「你把我的映本塗壞了！」

婆婆聽了他們爭，進來了，拿着映本看，忍不住



笑——

「好，好，——這四句改成畫，那纔真是一個通先生。」

小林也站起來，眼巴巴的望那點墨，看字塗沒有塗掉。

「琴子，你在學裏讀什麼書呢？」

「讀大學。」

「大學讀完了嗎？」

「一本書只剩了幾葉，我讀到那幾個難字就沒有讀下去。」

「難字，——我猜得着，龍鬚蛟龍是不是？」

「是的。」

「那要說中庸，不是大學。婆婆說。」

「這幾個字真難，我們從前也是一樣，——你倘若講得來，你還怕哩，龍鬚蛟龍，嚇得死人的東西」

「真的，我見了那字就有點怕。」

「可是我有一回做文章，說天地是多麼大，多麼長

久，鈔了這裏幾句，日月星辰，天覆地載，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得了許多圈圈。」

琴子自然是莫明其妙，而婆婆，當小林流水一般的說，望着他——

「兒呵——」

聲音很低，按着又沒有別的，慢慢的道：

「今天就這樣放學罷，出去乘涼。」

二

小林只不過那麼說，他不睡覺，然而在睡覺之前，又跑到大門口玩了一趟。鄰近村上一個人家送路燈，要經過史家莊壩上，他同琴子拉着婆婆引他們去。

「昨天，前天，——今天是最後一個晚上哩，明天沒有了。」琴子這麼說。

送路燈者，比如你家今天死了人，接連三天晚上，所有你的親戚朋友都提着燈籠來，然後一人裹一白頭巾，——穿「孝衣」那就現得你更闊綽，點起燈籠排成隊伍走，走到你所屬的那「村」的村廟，燒了香，回

頭喝酒而散。這所謂「村」，當然不是村莊之村，而是村廟之簡稱，沿用了來，即在街上，也是一樣叫法。村廟是不是專爲這而設，我不得而知，但每數村或數條街公共有一個，那是的確的。

倘若死者是小孩，隨時自然可來弔問，却用不着晚上提燈籠來，因爲小孩是天使，不「投村」。

那麼，送路燈的用意無非是替死者留一道光明，以便投村。

村廟其實就是土地廟。何以要投土地廟？史家奶奶這樣解釋給小林聽：土地神等於地保，死者離開這邊而到那邊去，首先要向他簽一個名。

「死了還要自己寫名字，那是多麼可憐的事！」小林說。

但三啞昨天告訴了琴子，同婆婆又不同。

「奶，三啞叔說是，死人，漆黑的，叫他往那裏走呢？他又是一個生人——」

小林打斷琴子的話——

「纔說他是死人，又說他是一個生人！」

「怎麼不生呢？他剛剛死，什麼也不清楚。」

「那要說生鬼，——好好，你說。」

「所以他到村廟裏歇一歇，土地菩薩引他去。」

「我怕他是捨不得死，到村廟裏躲一躲！哈哈，——」

那土地菩薩，一大堆白鬍子，廟又不像別的廟，同你們的牛欄那麼大，裏面住的有叫化子，我一個人總怕進去的。」

婆婆預備喝小林，說他不該那麼說，而琴子連忙一句：

「你到村廟裏玩過嗎？」

說的時候面孔湊近小林，很奇怪似的。

婆婆的聲音很大——

「不要胡說！」

「真的，奶奶，我家隔壁就是一個村廟，我時常邀許多人進去玩，看叫化子。」

婆婆真是又好笑，只得讓他們去說。琴子更奇怪，

怪，街上也有村廟！

「叫化子不怕鬼嗎？」

「怕鬼又有什麼辦法？連飯也沒得吃，那裏還有房子住？只好同鬼住。」

「同鬼住！——哈哈。」

笑是兩人的聲音。

「噯喲，人死了真可憐，投村！倘若有兩個熟人一天死了倒好，一路進去，——兩人見面該不哭罷？」

小林說着，自己問自己。忽然抬頭，問婆婆：

「奶奶，叫化子死了怎麼投村呢？他家裏不也有一個村廟嗎？他又住在這廟裏。」

這叫史家奶奶不好答覆了。他們已經走出了大門，望見壩上的燈，小林喝采：

「啊呀！」

史家莊出來看的不只他們三人。

「他家有錢嘞，提一個燈籠去，帶一件孝衣轉。」  
「燈籠真不少！」

「親戚朋友多嘞。」

在小林，不但說話人的面孔看不見，聲音也生疏得很，偏了一偏頭，又向壩上望。

這真可以說是隔岸觀火，坂裏雖然有塘，而同稻田分不出來，共成了一片黑，倘若是一個大湖，也不過如此罷？螢火滿坂是，不正如水底的天上的星嗎？時而一條條的彷彿是金蛇遠遠出現，是燈籠的光映在水田。可是沒有聲響，除了蛙叫。那邊大隊的人，不是打仗的兵要銜枚，自然也同這邊一樣免不了說話，但不聽見；同在一邊的，說幾句，在夜裏也不能算是什麼。

其實是心裏知道一人提一個燈籠，看得見的，既不是人，也不是燈，是比螢火大的光，沿着一條線動，——說是一條線，不合式。點點的光而高下不齊。不消說提燈者有大人小孩，而大人也有長子矮子。

這樣的送路燈，小林是初見，使得他不作聲。他還有點怕，當那燈光走得近，偶然現一現提燈者的腳在那裏動，同時也看得見白衣的一角。他簡直想起了鬼，——

！鬼沒有頭！他在自己街上看送路燈，是多麼熱鬧的事，大半的人他都認識，提着燈籠望他笑，他也呼他們的名字：有他的孩子朋友雜在裏面算是一員，跑出隊，揚燈籠他看，談笑一陣再走。然而他此時只是不自覺的心中添了這麼一個分別，依然是望着一點點的光慢慢移動，朝一定的方向，——一定，自然不是就他來說，他要燈動到那裏，纔是走到了那裏。

「呀，完了！」

燈光一個一個的少，沒有了，他這麼說。

「到樹林那邊去了。」琴子說。

＊ ＊ ＊ ＊ ＊

許許多多的火聚成了一個光，照出了樹林，照出了綠坡，坡上小小一個白廟，——不照牠，牠也在這塊，琴子想告訴小林的正是如此。

附記

這兩章之間有一章，就是本刊八九期上所載之二。這三章之前緊接着九八期上的兩章。

## 懷人

尋尋覓覓，

冷冷清清，

淒淒慘慘戚戚。

乍暖還寒時候，

最難將息。

三杯兩盞淡酒，

怎敵他晚來風急！

雁過也正傷心，

却是舊時相識。

＊ ＊ ＊ ＊ ＊

滿地黃花堆積。

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

守着窗兒獨自，

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細雨，

到黃昏點點滴滴。

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她用了極淒慘柔曼的聲音讀這闋詞。她讀到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等句，簡直是聲淚俱下了。她似乎已借着文字作望遠鏡由現在直望到數百年前這位飄泊的女詞人的淒涼的胸懷的深處了；又似乎因為她自己寫不出這樣婉妙的詞句來發洩她在人生道上所贏得的寂寞，只好用了淒切的音調把她的滿腹牢騷附到這首絕妙好詞上發洩出來。也可以這樣說，她此刻已忘却這闋詞是別人的作品，寫的是別人的身世；她覺得她就是這詞的作者這詞就是寫她自己的身世的。

她的胸懷本來是很闊大的，雖然她不能否認她自己已有了愛人，但是無論他對她的愛情怎樣的熱烈，總不能使她的愛情的溫度表升到同他的同樣的度數。記得他曾對她敘述他在月夜裏海棠花下怎樣的念她，他說：『當我昨天晚上作完了我的功課的時候，我的小錢，你曾經帶的小錢告訴我已十一點半了。由窗隙透進來的月

光引誘我到小園裏賞鑒她的清輝。但是到了小園後我並不覺那清景可愛。我站在我從前住過的，不是，我們的愛史的一幕曾經在那裏演過的一間房的窗前的海棠花下呆呆的出神。我覺得夜寒料峭四顧茫然，心頭缺少了什麼珍貴的事物是的。我想你！我真是想得瘋了！我彷彿已經越過你們宿舍的牆到你跟前了。我緊緊的用手握着你的寫東西凍冷了的手你的身子斜靠在我的懷裏，……：「他又說有天早上喚他同住的莊君起來時竟把她名子叫出來了。……但是她聽見了這話後，心裏只詫異怎的男性對於異性的感情竟熱烈到這步田地，她的心還是同秋水那樣的澄澈，那樣平靜，她常說：「這不過是人生中一個小問題，怎樣作人才是大問題呢。」感情涼薄的她，怎的今夜也感到獨身生活的寂寞，怕她也難以自解罷！

她真寂寞得不堪了！加以春寒襲人，使她連打了幾個寒噤，她便拋却了漱玉詞將燈移在牀邊的桌上，倚枕擁衾，取出放在牀頭的新出版的創造季刊讀。讀了花影，

讀了牀中，她更感到悽涼了。她自己也不知道她這種惆悵的由來是替古人擔憂，還是自悼身世，她只覺得讀漱玉詞時的惆悵和寂寞還是空空洞洞的現在確是有實體了。無論怎樣借文藝排遣而淒清微眇的感情中總有他個模模糊糊的影子！「父親也不是我專有的，哥哥也不是我專有的，一個人應當有個專有的呵……」這句話她用了感歎的口氣反復念了出來。

「寫出來罷！只有寫出來可以破除煩悶！……」她又這樣的叫出來了。但是牀頭邊的桌上只有些鏡奩之屬，院裏已經漆黑了，老媽子房裏的燈光也沒有了。她們一定是睡下了無疑，誰給她到窗前的桌上取紙筆呢！躊躇了好久，終歸是決定她自己下牀來取，誰知動了一動的結果使她的背酸疼了。「呵！他如果在這裏，此時一定是坐在我的牀頭同我談話。別說紙筆有人給我拿，恐怕他也不教我把身子靠在被上早已解開皮袍子包我在他的懷裏了！房裏這樣寂靜他怎的不能來呢？他怕就在我背後藏着罷，我何不往後靠下子倚在他懷裏呢……」

她想到這裏果真就吃力的往後一靠，不想她身後並不是個人而是疊起來的被子，她的頭更靠觸冰冷的牆了！……寂寞脅迫得她真無處逃了，她最後的抵禦法，只有鋪被睡覺一途。燈息了，院中更顯得一團漆黑，房中只有桌上的鐘聲和同住同學的鼾聲可以聽見，被窩是閒了一半，似乎還有人來睡呢！「一個人應有……」仍在她的腦中旋轉前……。

## 閒話集成

### 七 生財有大道論

心心

「海內名儒」梁任公近來官星正旺，每月加點由他老人家看起來算不得怎麼了不得大數目的收入。然而由北京晚報到上海晶報都哼哼噲噲地爲這事大做文章起來，并且狠有點不敬之語。但是他不但反唇相罵，就是一句聲明也不講，這真是非讀書養氣涵養有素的哲學家不能辦到。這樣子的纔配做我們青年的模範。

我在欽敬之後，吃飽飯抽着煙把這事情仔細吟味一

番，到想出好多道理來：

梁任公不是近幾年來跟這他本家提倡東方精神文明而大做什麼「先秦政治思想史」，太戈爾來時，也還同這位穿布襪的詩哲在「水木尚華」中狠知心地談了好幾個鐘頭麼？他對於近代物質文明是狠痛心的，對於一切物質文明的根源——Money——自然是最看不起。可惜的是他所最恨的東西偏賈天祥一樣地老來全他找麻煩。他真像託爾斯泰，愈不要錢，錢來得愈多。他在餓，去牙齒，去腰子之後，還要加上這經濟上的苦，我真替中國的學術界捏一把汗！

我想孔方兄一定是英國人，因為在世界上找不到再Shobish的人了。前章總長是再儉樸不過的人，他在甲寅曾講過他一件羊皮袍穿了二十多年，（區區寒酸小子這四年中到穿了兩件皮袍！）然而他那一千元薪水的總長位置，誰不流涎三丈地想。自然真是一個亂用家產的執袴子弟，要的偏不給，不要偏整千整萬地雙手送去，到底自己討個沒趣，而把錢白丟了。

想到這裏，忽然間記起了那謫居在南蠻的魯迅先生的笑話，只是一個青布馬褂全灰布長袍（好像有點補痕）。他雖然這麼寒酸樣子，他却是個頂愛錢的人。僉事給人革去了，心中就萬千難過。講了不少費話，還跑去告狀，弄得把有識的正人的牙齒都笑丟了。「窮」這個字真是講不得的，你愈鬧窮，你家裏錢就冰一般消到沒有了。若使你能全Narathustre一樣地擺出藐視一切的冰雪臉孔，那「窮神」就立刻退避三舍了。俗語說得好，「未窮先出窮鬼相」，所謂窮鬼相者，滿口說錢計較銖細是也。魯迅先生真有點窮氣，他的日記就是一本支到薪水的賬簿。（我有真憑據，在莽原第十幾期。）他做文章的題目也是什麼「索薪」還有什麼方正綽等等。還有一個最可笑的事，一個人把一個俄國窮鬼 Dostojewsky 做的 Poor People 謠做中文，他看他中文名字中有「窮」一字，就歡喜得不得了，趕緊拿起筆做一篇序，硬放在譯本上面，好像訂個「宇宙窮作家大同盟」的條約一

樣。唉！這樣做下去，安得有錢，不但跑到南邊不會發財，就是走到南洋羣島或者一直到南極探險和那裏 Omixe (同 Eskimo 或 Antipodes) 做交易也不能捆載而歸的。

文章做到第六段，照古文筆法現在要「承轉」了，所以我也由魯迅個人而推到機關而言。最會索薪的是教育部，國立八校：，而交通部，稅務處都不大這麼小氣般討債。然而奉旗先登的索薪健將現在餓得在床角灣成一團喘氣也喘不過來了，而那一班縉紳先生從前是態度雍容，到現在還是方頭大耳，神彩煥發。國立八校討了一個整個暑假的錢，到現在還是伸出去一對空拳，縮進來十個空手指，想起來真是可笑又可憐！

已經費不少紙張了，現在也該不寫了。照習慣法，一篇文最後一段叫做結論，我這個「思路不清」的文，本來不會結出什麼大菓子來，不過既不想做什麼改革的先鋒，又何苦來破除這萬古之聖法呢？所以就結論曰：

「由此觀之一，自然是全 *Francis Arvanter* 一樣愛

用 Irony (愛儂呢?)。你要她幫忙，她跨着大步走去；你不想她，她却低聲下氣地來全你臉偎着臉要好。培根好像講過 *to conquer nature by obeying its laws*，所以我們一般希冀享受物質文明多穿一兩件新皮袍的人要用點計畫了。我們要裝出一股什麼都不要的面孔，絕口不談錢，那時自然就是相信我們是個面雖未團團實實意滿心足的富家翁，跑來把成堆的金子銀子向我們堂屋送，：：那麽自然上我們的當了。

所以現在教育界千萬不要執着錯觀念，照從前法子硬討，應當要改個方針，足跡不向財政部，教育部，總理那裏去，只坐在家裏，文科教授去做什麼「食飽肚痛穿多發汗詩」，科學家去在實驗室發明什麼「造饑劑」，「消耗盈餘金錢法」。那時若使財政部送來一厘七毫薪水，要立刻派聽差送回，中夾一紙公文，略云：

「本校現因款項太多，出不敷入，請貴部收回湊來之款，以後請勿再發，不勝拜禱之至！」  
部裏看見你們不要，知道你們是有錢了，自然會再送



來，或者由一厘七毫改作一成七厘了，并附一駢四儷六的大文，把貴校二字提到三字頭，一定要八校收款。於是八校愈讓，部裏意愈堅，款的數目越增多，……最後，八校「却之不恭」，收了！

十一月開頭第一天，於北大西齋。

#### 八 拜髮狂

豈明

報上說孫傳芳丁文江在上海大捕革命黨，這倒也能了，——他們不是軍閥麼？軍閥的昏憤凶暴是其本分，有什麼奇怪？然而一般上海灘的國民也跟着他們走，據報說社會上對於剪髮的女子非常注意，稱之曰女革命云！喂，不見世面的上海灘的朋友，你們真是一點兒都沒有長進，枉長白大的過了這十五年。我還記得以前看見沒有辮子的人大家便說這是革命黨，到後來軍政府一聲命令，自己的也剪去了，現在又見了剪髮的女人來大驚小怪，真可以說是「不知是何心理」。辮子是滿清的記號，剪去了牠多少可以說是含有反抗的意味；女子的頭髮難道又是孫傳芳丁文江的威權的表示，毀損了牠就要

算是叛逆麼？對於女子的膚髮衣飾的變化感到極大的激刺，無論是不安或狂喜，都有點變態的，或者竟是色情狂的，倘若他們的興奮顯然見于言動。中國人多半是有點變態的，而上海又差不多是色情狂的區域，然則諸公之反對「女革命」也正是當然的了。張耀翔君不言乎？中國人是拜髮狂者。

#### 九 髮之魔力

山叔

聽說中國有好幾處都已禁止娘兒們鉸去頭髮，出有告示。我走過地安門外平常總是留心看一看的，却還沒有瞧見，大約這命令目下還未行到京兆能？我也覺得堂客的腦袋瓜兒上總是該有「烏雲」蓋着才好看，而且還應梳出種種什麼蟠龍髻鴉髻的；但這只是好看的問題，為什麼要勞動「上頭」來查禁，分他們救民水火的心，這個理由我還想不出來。今晚無事，隨便翻閱袁了凡綱鑑，忽然看到成湯皇帝求雨的故事，不覺豁然貫通：有了！原來頭髮有這樣的魔力，湯皇只鉸下他老人家的「青絲」來，放在青銅盤裏，供在敖廣的面前，上天就大

沛甘霖了。雖然現在剪髮的大半是黃毛丫頭，一總拼起來也還抵不上一個妃子的福分，但是這許多頭髮鉸了下來，即使不會引起洪水之災，也說不定要有什麼小災荒，這難怪爲民父母者不肯輕輕放過了。我很感謝孫聯帥之仁政，也欣幸我自己之能夠考出牠的意義來：古人云，開卷有益，信然。

附註，此文謹呈髮鬚爪的著者澄甫次長。

## 關於假道學

豈明

翁源縣的黃哥俚先生：

十月四日的來信到今天剛纔收到，足足走了三十天。但是想一想這封信從赤化的貴處走到白化的敵地來的，那麼覺得二十天也不爲多。（翁源是屬於廣東韶州，這是剛從李兆洛的書上查來的。）所奇怪的是這信竟不會“Censored by the Censor”，也併沒有丁文江督辦拆信的橢圓印記，我說中國南北本無界限，似乎因此更加證實了。

原信爲省篇幅計恕我略去不登了，因爲你所說的貴校長的神氣言詞都是極普通的，是一種常見的假道學家，沒有詳細記述的必要。你叫我切實地批評他，我也沒有別的話說，除了說他是一個假道學。講到他的缺點誠然是很多，但實在也並不是他自己的不好，有是教育之罪，雖然本人的性質原也不完全辭責，正如傳染病的侵入一半也由于體質的虛弱。簡單地說一句，這個病叫他「儒教中毒」。儒家的現世偏重主義我也以爲是對的，只是教主的做官熱傳到後世變做主要的教旨，成爲一種勢利主義，而且道教思想混在一起，道德還是靠迷信做根柢，結果便造出中國獨特的假道學，一個戴着古衣冠的淫逸本體。來信說他老先生斥語絲爲誨淫的東西而自己「每夜偷看種子新法」，便是最明白的一個證據。從假道學裏抽去了淫逸不淨的思想，古衣冠便嘆的一聲掉在地上，只賸了赤裸裸的人，那就是真的活人；只可惜這個法術是幾乎不可能地不容易罷了。我們的時代比較好一點，有機會得到些科學的知識，破除些道德上的迷

信，自然不會再中毒了。我們覺得世間沒有什麼東西是不淨的，也無所謂什麼淫，（當作「過度」講的淫，那自然是不好的，因為我以為凡過度都不好，）所以並不覺得這個或那個講不得，也就沒有什麼東西要偷看，無論這是什麼新法。假道學是舊中國的天然的土產，是沒有法的，其實也是頗可憐的，你想，好好的一個人不自主地被做成那個樣子！我們只要不再學新的假道學就很滿足了，那些前朝的遺產只好讓他們自己去罷。十一月二日。

## 批評家之鑑戒

岑明先生：

今天接到順風君父來的一〇一期語絲，看見目錄上赫然現出「書報批評」四字，不禁駭了一跳。翻開一看，裏面居然談到一般，而且加了不少恭維的話，愈加使我手足無措。正爲了這一般，使我近來食不甘味，寢不安被。所以然的緣故，是這一般裏面有「書報評林」一

欄，得罪了某館。你大約知道的：一般並不是由我編輯；但發行這一般的書店和我免不了關係，而我恰恰又是該館的「舊僕」。前天據會給一般做文章的某館的某君說，該館黃老板對他說起，因爲一般的「書報評林」挑剔該館的出貨，所以定要給官司我喫。同時並警戒某君，以後不許再在「一般」上做文章。給我喫官司的罪名，現在還沒接到拘票，却無從知道；推想起來，大約總不外乎「舊僕噬主」之類吧！唉，唉，在這君臣之義大的時代，除了準備打屁股，坐牢間之外，我還有什麼辦法！

但因此之故，我也不能不替那和發行語絲有關係的人慄慄危懼，請你不要看我們這裏「討飯前輩」的樣給人家苦喫，雖然別人未必都像我的做過該館的僕，但總以小心爲妙。

也曾有人對我說，該館從前自己發行的「大西洋」，大罵過該館本家著名出品的什麼「大綱」，沒有聽到他

們自己對自己打過官司，所以黃老板的話也許祇是一種威嚇。然而這一嚇早把我的苦膽嚇破了！

我寫這信的目的，一則來通知你一聲，請你筆下留人；一則知道你也曾被該館準備給官司喫而終於沒有喫成，所以向你來求求救，請你給我一個免喫官司的方注。但也許這信發出之後，我的拘票就會到來，在牢間裏面不知道能不能讀到你的回信呢！

雨村。十月二十八日。

雨村先生：

奉手書，拳拳以季谷君及愚之平安爲念，甚感盛意。足下何時入西牢乎？希望能從寬鬆鉗罰作□薪，不勝禱切。季谷君與愚現尙未蒙任何老板指控，幸可偷安，且愚等忝爲中華民國，對於此道經驗有素，不至十分狼狽，此則差可告慰于足下者也。

季谷君係南開舊僕。五卅之年丁在帥偶發高

等議論，季谷君本其低等思想深不以爲然，曾遺書質問之：此等行爲當然不能見容于高等國民之社會，故蒙某博士錫以荒謬之名，因此幾乎欲謀一沒吃的講師地位而不可得。此固是咎有應得，但于季谷君之修養上亦不無小補，先賢張橫渠有言，「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豈不信哉！季谷君如南游，至淞滬總辦之麾下，誠不免有虎口之危，今在黃河之北，當可高枕，且季谷君亦知謹慎，對於海上書館不敢多得罪，今有足下之覆轍在前，當更知所戒懼也歟！

愚無似，不敢得罪於高等諸夏，但因忤書館而幾被給官司吃則確是古已有之。時爲民國二年秋，愚承乏繼起縣教育會長，一日縣中小學代表集議，選用教本，結果則以外實書局本爲較優，多予採用，于是而某書館則赫然震怒，以爲小學反叛由于愚之煽惑，將給官司吃云。其時愚在番舶輪車不通之蠻地，對於海上風雲杳無聞知，嗣聞蔡谷清行長

言，始知其略，驚惶失措，如患頭然，而後亦無他，此愚被該館準備給官司吃而終於沒有吃成之實情也。愚祇知該館將給我官司吃之事實，至于爲何而沒有吃成，則愚所未詳，意者其愚之命不該吃，或老板之網開一面歟，必有一于此矣。雖然，使愚而有必吃官司之命，則天亦必不使老板發開網之心，而愚之官司爲必吃也明甚：由是言之，亦唯命也夫！使此柬到春申江畔而足下尙未入西牢，可急往命相館求之！北京有問心處者爲留學博士輩所尊信，求之必能有以決足下之疑而解足下之難者，唯海上無是，則釣鰲之流亦可爾。又前此愚因章士釗一千元案得罪現代評論，其「主角」某甲指愚爲赤化，將用法律解決，乃叨天幸亦得無事，殊出意料之外，猶「方姚則不之仆」之可幸焉，愚之經驗止于此，如足供參攷于萬一，則幸甚矣。閱報見我三一八時執收段公贈日本藤村男爵詩，不覺詩興勃起，恭步原韻，作五古一首 賦得「舊僕噬主」，

語絲

第一百〇五期

錄呈座右，併祈斧政。

點者書報評，是爲大木瓜，會將往天橋，送至南下窪。開館招夥計，猶如立邦家，主僕定天澤，威嚴蔑以加，豈料來赤化，神州亂如麻，汜濫逞邪思，洪水孰能遮。常人騰口舌，難逃五擻叉，而况沫恩澤，報應安得差？老板掀小髯，怒氣薄雲霞，給他官司吃，此願甯云奢。搥胸誓天日，不與共中華，終當措手足，安置天之涯。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二日，豈明未是草，

## 關於曼殊大師

豈明先生：

許久不寫信來問候你了。頃見語絲第一百〇一期柳

一一九

亞子先生論到段菴旋編纂的燕子山僧集，其中有一節關於絳紗記，焚劍記作者的問題，於我有關係，我應該來說明原委。至於此二記究竟是否曼殊或「某君」作，我也不敢斷定。

所謂「其友」，是曼殊的朋友，我並不認識曼殊。白采說，絳紗記和焚劍記普通一般人都誤爲曼殊作，其實作者是廖叔愷（？），別署柳穆，今尚健在，現任新聞報編輯。（這廖叔愷就是前一年被暗殺的廖仲愷的本家。）我因爲聽見白采的話，又恰逢友人段菴旋在編燕子山僧集，便將此話告他，順便我也曾將葛克信的落葉哀蟬一文告訴他，說是還有非夢記等沒有收入。但他因買不到小說大觀等書，又愛曼殊大師心切，便這樣很快的出版了。他的序中原文有一句是：「師所造小說，今所傳者，僅斷鴻零雁及碎簪二記。」我因此句不妥，便將「今所傳者」改爲「今易得傳本」。

絳紗記和焚劍記的作者問趙柳穆肯出來一話，就可以完全斷定了。我之所得聞者，不過是一個「傳說」

而已。萬古愁有人說是歸莊作，有人說是王思任作，最近又有人說是熊開元作。好在如今的這問題是近代人的作品，比萬古愁總容易解決得多。柳亞子先生何妨寫一封信去問柳穆呢！

悲慘世界是曼殊的一本古怪東西，前面一小半大約是根據法國露俄（Victor Hugo）的哀史（Les misérables）改編的，後半似乎是創作了。也許這與您老年時代做的玩意兒孤兒記（見舊板自己的園地第三〇一頁）相彷彿罷。因談到曼殊，且看見柳先生文中也提及此書，便又添寫了這一點。（商務小本小說孤星淚恐怕就是哀史的另一譯本。）

又，柳先生文中還漏了一篇馮至的沾泥殘絮，這篇是刊在淺艸社文藝旬刊上的。（該刊前附在民國日報出版，是沈鐘的前身。）內容自然是談到曼殊的，寫得很

有詩意，可以說是創作般的批評。

十一月一日，趙景深。

## 補柳亞子先生之遺

葛克儂

在語絲一百〇一期上，看到柳亞子先生的一篇「關於段菴旋燕子山僧集的我見種種」的文章，陡然的，使我回憶起去年「五卅」南京路上的血跡。怎麼說呢？原來「五卅」那天我便是那些「束髮小生」之中的一個，曾親耳聽得鎗聲，也曾親眼看見同學何秉彝的死。我先從英界逃上法界，再從法界回校的時候已是夜了。不知怎的，同學們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個，孤另另的，在電燈光中徘徊，凝想我日前看見的那些「直脚鬼」的兇相。一半兒驚惶，一半兒悲哀，然而我竟在這驚惶悲哀之中，寫就那末一篇落葉哀蟬，雖然短，不長！在那時候還有那種逸興，我的頭固是西瓜，而我的「血」則又豈僅是「涼」而已哉！現在想來，祇覺慚愧。

近來我的思想逕直和梁啟超的論調是一樣，一變再變，孫悟空七十二變；研究文學似乎及不來從前那樣的起勁，什麼緣故，可不知道。不過我對於蘇曼殊始終是愛他，羨慕他，特別是「在這個年頭兒」。所以一聽說

有人要「用新式標點」，「橫行排列」，並且「歐化」起來，印成一部「起碼要和潮音原本一樣優美」的蘇曼殊全集，我真快活得跳了起來！「雀躍三百」！

柳先生想凡是「關係於曼殊的東西」，都把來編入全集裏去。恰巧我在這一年之內——從寫落葉哀蟬的時候到現在，其實一年多了，又找着了幾件「關係於曼殊的東西」。既然「全集」云云，就得給他一個「完璧」，我做這篇文章的意思，自問無他，不過是補補亞子先生之遺而已。

曼殊的詩和小說，以及隨筆，書札一類的東西，柳先生的文中已經搜羅淨盡。但是曼殊的畫，除掉蔡哲夫印行的曼殊遺畫之外，據同學楊右銘君（楊庶堪子）告訴我：湖北蕭叙秋處尚存有曼殊的畫稿一手卷，又因為曼殊和他的父親是朋友的原故，所以他家裏也有一幅，我曾想求一見，未得，而現在楊君又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去年冬殘我在四馬路一家舊書攤上，忽然發現了他的一幅人物立軸（見真光畫報），一個老頭手裏拿

着拐杖，「飄飄然的」立在懸崖上。旁邊還有兩行題詞如下：

「癸卯南遊，客盤谷，西村澄（？）君過我，以耶馬谿夕照圖一幀見贈，並索余畫。予觀西村傑作有唐人之致，去其纖；有北宋之雄，去其獷；誠爲空谷之音也！遂縱筆作此會之。已酉秋八月既望，曼殊命蔡□（？）補書於徐家匯之半隱行樓，時夜已四鼓矣。」

共有印章三個，可惜我不識篆文，只好不說了。

又，曼殊死後，悼他的詩是很多的，如沈兼士先生的「病中聞曼殊以胃病死，追懷往事，悵然有作。」（見十二年十二月份的晨報副鐫。）如劉半農先生的「悼曼殊」（見新青年五卷六號。）如沈尹默先生的「劉三來言子穀死矣」（同上）最近我又發見了某君的絕句一首。至於在他的生前，人寄給他的詩，就我所知道的，則有鄧執生的「寄曼殊」（見甲寅雜誌一卷，三號。）還有一首和曼殊一齊遊玩的詩，現在是不容易看到的了，

我順便鈔在這裏：

與曼殊孟頫同遊之江島 玄中

碧海擘煙巒，江島啓奇迹。素日澹宵冥；飛鷗爭翕關；縈盤鳥道艱；透迤魚梁窄；垠堞披高蘿；欒竹鑿危石；崢嶸百尺松，謾謾盪精魄；絕巘截行雲；汎波湧石壑；峇峇何崔巍？密若聯茵席。乃知造化工，搏削同一脈。相對徘徊□，暝霞送行客。

——見民國三年出版的民國一卷四期。

此外，還有曼殊的女朋友百助女史的像片一幀，上面有曼殊親筆題的詩，以及許多關係於曼殊的「東麟西爪」，「一箍腦兒」都在我的波曇筆記裏。柳先生付梓何日？我願意將這本小冊子誠虔的送給你。

十月，二十六日。上海大學。

（附）記得民國第二（？）期中，曼殊有一篇署名「三郎」的短的記事文，當時我手懶未曾錄下，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得來的民國，又在「五卅」運動中散失了。思想起來，真有點慘傷人也！